



# 詩人散文選集

余光中等著

# 詩人散文

## 選集

編輯部／編著  
余光中／等著



# 詩人 散文 選集

著者：余光中等

編輯：郭智德

校對：王月鳳

出版者：世茂出版社

發行人：林正中

負責人：簡泰雄

地址：台北市潮州街59巷5號

電話：(02) 3972757-8

郵政劃撥：0750300—7 世茂出版社

印刷者：東雅彩色印刷公司

定價：110元整

法律顧問：謝新平 律師

地址：台北市廈門街99巷8號

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3208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一日初版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)

◆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◆

# 目 錄

溫瑞安的作品

大江依然東去 / 3

許茂昌的作品

井與少年 / 27

獵 / 29

船長、望遠鏡 / 31

渡鳥集 / 32

橫切面上的霧 / 35

|      |     |    |   |    |  |  |  |  |  |
|------|-----|----|---|----|--|--|--|--|--|
| 洛    | 夫的  | 作品 |   |    |  |  |  |  |  |
| 哀的   | 廻旋曲 |    | ／ | 73 |  |  |  |  |  |
| 蕭    | 蕭的  | 作品 |   |    |  |  |  |  |  |
| 望鄉的  | 牧神  |    | ／ | 51 |  |  |  |  |  |
| 余光中的 | 作品  |    |   |    |  |  |  |  |  |
| 夜    |     |    | ／ | 48 |  |  |  |  |  |
| 風信子  |     |    | ／ | 46 |  |  |  |  |  |
| 鳥叫   |     |    | ／ | 45 |  |  |  |  |  |
| 四月的  | 花季  |    | ／ | 43 |  |  |  |  |  |
| 翼    |     |    | ／ | 41 |  |  |  |  |  |
| 渴    |     |    | ／ | 39 |  |  |  |  |  |
| 歸    |     |    | ／ | 37 |  |  |  |  |  |

蠱惑／83

張健的作品

孤獨之後／95

周夢蝶的作品

悶葫蘆居尺牘／107

也斯的作品

流星雨／119

神話午餐／121

等待／123

歌聲與烟／125

兩個影子／127

玻璃桌面／130

某一個中午

／  
132

借來的一夜

／  
135

管 管的作品

那一大遍荷花

／  
139

蘭

／  
145

河是瀑布的屍

／  
148

碑

／  
152

張 默的作品

漢城之旅手記

／  
161

羊令野的作品

弦外音與味外味

／  
181

藝術生命與創造

／  
186

花語 / 191

呼山不來去就山 / 198

白荻的作品

海上 / 207

反芻 / 215

楊牧的作品

綠湖的風暴 / 221

## 溫瑞安的作品

溫瑞安，廣東梅縣人，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生。

曾任詩刊主編，十聯文學研究會顧問  
臺北長江文學研究組創辦人  
，綠洲分社社長。

著有詩集「將軍令」，散文集「龍哭  
千里」等。



# 大江依然東去

是如此令人驚住的愴然！我忽然用手拉開桌前的百葉窗，窗外給予我視覺的是：那一大片灰白天空，旋轉着一天地間的風，風呵呵地舞起椰樹的瘦腰和橡樹的千臂，又舞過那叢叢勁草，勁草飄飛，滿天都是落葉，落葉打着旋兒，被風攬住送到這邊以及那邊，是風是風，是那一天地間的灰黯的白，是那被堵塞着的發怒的風。而我，一下子便被這狂馳奔突的風雲驚住了。

我很快地關上了百葉窗。風的咆哮都被關在外面，我的房子仍是很安全的小房子；雖然在風雨中。我看見那反映着癱瘓的慘白。我看見那嘀嘀嗒嗒嗒嗒終於又指向傍晚的鐘。我看見桌上又高又厚，參差不齊的書本。然後我坐下來，在那黯淡的微光下，重溫我舊時的散文：

「風在車內車外狂狂野野的笑着。我不知道它們笑些什麼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坐在車內

，車子依然向前開去。車內的黑暗凝結成塊，那錄音機的紅眼顯得份外刺目。我這麼濃這麼多的苦愁呵！我望向一片森沉的車外，樹叢正以千臂解剖整座黑夜。我忽然想起白衣舞者，那在靜夜裏笙歌曼妙的白衣人，那愛穿素服的白蛾，那酒渦深深的水仙。……」

哦，那是我不久以前的散文，我把它命名為「八陣圖」，那時我正被杜甫的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」一詩所引起的悲涼：對宇宙的無限，時空的殘忍，命運的洪流所掩蓋。這種悲涼的情緒逼使我寫下廿四頁稿紙長的散文來。於是就有人以為我是悲觀論者，老是愛談死亡；其實我厭惡死亡，也絕不悲觀，你可以讓我老，讓我死去，但我底一股年輕如刀凌厲如刀的意志，却是永遠奮鬥，永不絕滅的！那股愛指着自己鼻子哈哈一笑說：「我是什麼人？」的勇氣和勁兒，仍是存在的，雖然是酷陽和厲風疾雨，我仍促使我背起行囊，吟一首詩，唱一支歌，向着我的方向，不停的走去。這期間的風雨飄搖，是阻撓不了我向前的願望的。只是在這漫長的旅途中，我禁不住要瀏覽路旁的景色，本來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更上層樓，但總是被那獨上高樓後望斷天涯路的情境震住了。天涯路遠，怎麼行得！怎麼行得！在反覆的追問下，必需是衣帶漸寬終不悔，才能達到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」的驚喜！

這却是個美好的驚喜！有個朋友說：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上，你見着了她，然後在很自

然的情況下，你又認識了她；於是你對她傾慕，開始注意她了，而且夢魂牽繫了。你開始問自己：這就是愛情了嗎？你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，你鼓起最大的勇氣，向她訴說你的感情時，她眸中掠起一片茫然的欣喜，以微顫的唇，娓娓地說：「啊！這就是我所等待的那一天！多久多久了，漫長如整個世紀，我等了好久呵……從我見到你第一次起，那兩道安靜如海水般柔和的目光……我就想着，有一天，有那麼一天，你會向我走來，這樣地訴說你的感情……」那朋友又一笑說：「你看這是個怎樣的故事？」我笑着告訴他：「如果這個驚喜的故事，再加上那個『你是將要遠行的人，在『你』要遠行的前些日子，才會鼓起勇氣把一切傾訴，豈不更合理些嗎？」那朋友忽然以他晶瑩而冷靜的眸光注視着我，然後緩緩地道：「如果『你』的離去是爲了要追尋更高的學問、更博大的智識，而『她』是個偉大的女性，『你』明知此行迢迢，相見只怕不易，便有打消此行的念頭，但『她』却頻頻相勸、懇求，『你』勿爲『她』而就攔前程……『你』感動，『你』仍是會遠行的，但當『你』知曉，在水瀕的彼端有白衣爲你鳴琴，爲你斷笛，爲你揮手，爲你揚巾的話，你心裏該有多難過呢？」我有點無法忍受他具有透視力般底眸，我說：「我們不談這些不愉快的事好不好？」然後接下來，便是一片靜默。

沈默。

沈默。

在沈默中我清楚地記得那篇散文是怎樣地寫下去的：

「……篝火疾閃，笳鼓悲鳴，腰間弓，匣中劍，就這樣，我在風沙萬里的江湖中來去至今，白衣呵白衣妳是否仍在空谷鳴琴？玉樓笛斷，但我在這裏，車中也好，舫中也好，都未可聞，且絕不可聞！箏呢？簫呢？當然都不會夾雜在適才的華宴中：它在萬里外喚我，聲聲喚我，直到弦斷，刀斷，人

去

去

去

去

去向天涯

錯愕間我的頭撞在窗櫺上，刺痛令我抬望眼：車子照常行駛……」

人總是苟且偷安的，從阻力中再去認定自己，畢竟是件好事。我知道我活得歡愉，但我仍是要遠行的；至於前方的驛站是不是幸福呢？這些我都不在乎了，只要我知道這樣做並沒有錯就行。有時候在深夜裏我的目光由書本滑落在身旁高脚木架子的刀上，我探手攬來，舒

然拔出，刀鋒利亮，青春般的利亮，似一湖碧瑩瑩的川流，我緊緊地執着它，忘掉指甲已刺入我底掌肉中。我彷彿從那兒，看到我昔日的豪情：一個穿短褲瘦小而蒼白的初二學生，如何在大庭廣衆下，與高三的學長們力辯不休，以憤怒的眼神與鋒利的言詞；如何與一位生死同心的朋友，在分離的前夕，帶着七分醉意舞刀月下；一群專研文學藝術的青年，如何「藝術殺街」，如何在橋下石墩上，仰視一夜奧秘而穆靜的星光！從刀的利芒中，我看到年少的自己，挑着上揚的眉，抿着堅忍的唇，如何疾言厲色地說：「我只能在黑暗中，以我的低音口琴，挑起整個夜的高音。」爲了這個抱負，使我有勇氣從這一段長長的甬道中走進歷史去。我不得不遠行，雖然我不知道有一天，流浪的雲是否在我家鄉哭，甚至更不知道，我歿時是誰家漢女哭倒在我底青塚。我仍得前往。不過記憶總是刻骨銘心的，與我那柔美的妻，共渡蘆葦的江流，航向兩個世紀的霧，確是件理想和夢想的事，記得第一次與她靜聆音樂時寫下的文字嗎？「……這是一首中國音樂，我不懂它的名字，只知道它純粹是由中國樂器合奏出來的音籟，我無由地激情的喜歡它，而且每一次聽它就想到黃庭堅的這闕清平樂：『……春歸何處？寂寞無行路，若有人知春去處，喚取歸來同住。春無踪跡誰知？除非問取黃鸝。百轉無人能解，因風吹過薔薇。』這些音響起自一處很遙遠很遙遠的幽谷，終年有霧，所有的花都是白色的，而且主莖很瘦，疏落的葉子一如修長的竹，雨點要落下來，那些葉子和花

就會有喃喃嚶嚶的聲響。等到雨初晴，霧也散了，白花盈盈地笑了，笑意漣漪了整個夏季荷塘，天氣晴朗得可以遠眺長安。長安有一撫琴的書生，舞着的是一位仙姿的少女，在一座無名的幽谷，一座空茫的山谷裏……音樂忽然停了。」後來，星夜送妳歸去，我爲了紀念這一刻的虔誠，趕到唱片公司去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終於搜出了有這首音樂的唱片，踏着愉快的步伐，一路哼着這曲子回家。一回到家就坐在電唱機旁靜聆，再重溫那一刻的甜美溫馨，然後拿出紙筆盡力把音樂的譜子記下，想寄給妳，讓妳也重拾那一刻的醇美。但我一直無法確實地抓着它的譜子，嘗試再三，不覺夜已深沉，星已稀疏……什麼是真？什麼是美？什麼是愛？什麼是純情。那一刻，我想我能答得出來。

歲月殘傷得令人懼怕，於是我想到了那清靈的山。我約妳上山，感謝妳的允諾，在妳那封建而且有些固執的小天地裏，應諾男性的遨遊不是件普通的事，真慶幸我能有這份榮幸。我們一路吆喝着笑着鬧着硬生生地把午寢的山吵醒，爬上它六千六百六十六尺的髮頂，燃起熊熊的篝火，競唸詩詞，由唐詩吟到宋詞，擺開擂臺，你誦一行余光中，我背一句王靖獻，於是乎，古今各家名詩金句紛紛出籠，戰個旗鼓相當，好不熱鬧，然後我們在深夜裏下山，各自在熊熊的熱火裏拿起一柄焚燒的木柴，一路唱着回到山腰的小鎮上。後來，在深夜裏我約妳出來，你行在疾風中，我看見妳飄揚的髮絲上，正隱約地飾着一二柔和的星光。那一刻，

我真想再問妳：什麼是真什麼是美什麼是愛什麼是純情？妳望向我，妳背後的星座綴在妳的烏髮上。山間的寒流以五十度的冰涼喧嘩在妳我的身上，妳是欲語，我是還休，在沒有一句話的寧謐中，我執住妳的纖手，感覺到彼此的溫熱。那一刻，我們所擁有的，不僅是浪漫的柔情，還分享到古典的崇高與穆靜。我知道：這一刻，深邃的銘刻在我的記憶中。有時候美也會令人心悸的。以前在校園裏，那位女教師彈着琴，細細柔柔地教我唱「懷念家人」：「念我家遠隔關山重重，迢遙無窮，念家人往日歡樂融融，一別後再難逢……」我童稚的喉音唱：「飄泊人生，無限悲痛，苦樂不相共。啊我心煩惱與時增重，不能歸去心何慟……」且每每唱到此處，喉中咽噎，久久無法言語。那時候我懷念些什麼？我不知道。我尚童稚。但那位可親的老師又懷念着什麼，妳的家人呢？是誰教她這首歌的？是她可愛的兄長姐弟嗎？我不知道。我那時候沒有想過。以後的日子，每次回到校園中，聽到那聲聲沉重的琴聲，想着那位已被調走了的老師，內心沉重，踏車就走。我不清楚為何我要逃避。

我的確不清楚為何我要逃避。或許我太重感情，不是濫情，而是太迷信。那天聽到妳溫柔而清麗的嗓子在唱「倫敦小調」：「我心中懷着美好的願望，像蘋果花在枝子間搖盪，它飄落在你溫柔的胸膛，在你溫柔的胸膛，親密作伴。我願像蘋果鮮艷又芬芳，讓你無意中把我摘攀……」啊無意中的摘攀，初逢的驚喜，一剎那間我凌厲的筆鋒，變得溫柔起來了。